

三味书屋

乱而不乱

——读毛尖的《乱来》

陈峰

微信群里有人晒出一张照片，是书上的一段话：“她仪态万方地下车，车厢里好像没了生机似的，生活里没有这些人，真是没意思啊，人人住在自己世界里，层峦叠嶂地守着私生活，怎么玩？”忙问，这是谁写的？什么书？答：毛尖，《乱来》。

很久以前，我订过《上海壹周》，喜欢毛尖开的专栏，写影评写随笔，知道她是宁波人后，对她的好感又加了一层。有些书必须正儿八经地从头至尾看下来，《乱来》却是一本可以翻到哪页看哪页的随笔集。最好旁边没有人，因为看到哪页说不定便会笑到哪页，若有旁人，岂不被人取笑了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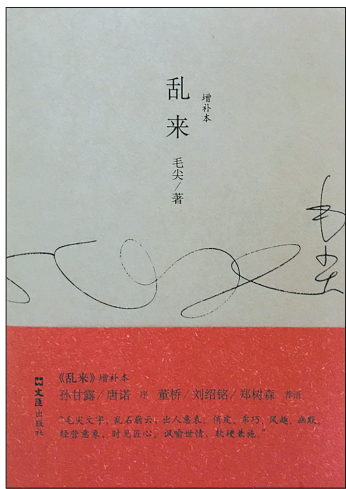
随便翻开，正好是《记一个难忘的夜晚》，毛尖写自己遭遇鱼刺，医生非常容易地取出鱼刺，正要写病例的时候，突然“噫”了一下，“上个月，你也来过急诊拔牙刺！”这个年轻的医生好奇心大发，往前又翻了一页病例，用匪夷所思的目光看了“我”一眼。没错，再早一个月，也拔出鱼刺。看到这里，我心里窃笑，

天下女子没有不被鱼刺卡住过的，并且不止一次。

作者在书中不仅“出卖”了她过往的那些“糗事”，还写到了世界杯、股市和当下的林林总总世象，有趣又有味。毛尖在《癖》中罗列了许多作家的工作习惯：塞塞看到鳗鱼就发抖；左拉在写作的时候，跑到街上数煤气灯、数经过的马车，看它们是不是三或七的倍数；圣西门怕海狸过于聪明，担心它们以后会代替人类……我喜欢看这样的文章，一个人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读遍所有的书，如果能从别人的文章中获取一鳞半爪自己感兴趣的信息，那就是用最少的的时间获取最大的收益。在《羊皮时代》里，传说陈映真被捕的时候，侦讯人员问他：你家里为什么有马克·吐温的书？陈映真茫然了，“那马克·吐温不是马克思的弟弟，不然是什么？”在《这小窝头是什么做的》一文里，毛尖写道，2006年中国最好看的书是黄佐临写的《往事点滴》，“黄佐临和巴金一起去印度参加1955年的亚洲国际会议，因为那里的小费多如牛毛，进门小费，出门小费，他就和巴金商定，巴金出门，他出其不

意地为巴金开门；他要出门，巴金赶紧为他开门，借此节省一些小费。”哦，多么可亲切的黄佐临，我赶快上网搜索黄佐临是何方神圣，原来是我国著名的戏剧家和导演，是黄蜀芹的父亲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。如果一本书在本意之外又旁逸斜出其他的枝节来，又是另一番的收获。

宁波与上海隔得这么近，沪上文人的逸事自然也在甬上坊间流传，所以书中最吸引人的，莫过于沪上几大人物的风趣逸事。说孙甘霖，“他一进来，秦罗敷似的引起会场一阵骚动。人长得好，已经难得；还是个男人，更难得；男人还写小说，还写迷幻诗，那就是人头马了。”说陆灏，“陆公子是文化界的林黛玉，人美不说，脾气贵族，叫他吃顿饭，他要问都有谁，听到不顺耳的名字，就说，还有半本《容安馆札记》没看完，搞得慕名来见他的薛蟠汕汕地，薛姨妈也跟着脸上无光。”说陈子善，“子善老师真是心善，于是一个卧铺变两人软席，那个时候从上海到北京，一天一夜都不够，可陈老师真正叫没挪一寸席，一趟车下来，陈老师瘦了一圈，大家都不解。陈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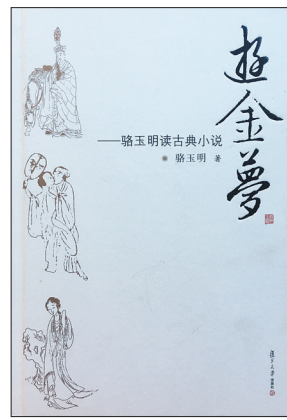


师微微一笑，说，那姑娘手上拿了本张爱玲。”说陈村，“两步……跳得来，像吴亮像我，就是四两拨千斤；跳不来，就是广播体操扩胸运动，累得要死还被人骂蠢大。”说宝爷，“宝爷是小宝新近的称呼，早些年，他自称人称都是小宝，后来，相识相好的开始叫他小宝哥；再后来，有发嗲的女学生叫他宝叔，他眼睛眯成一条清亮清亮的线，又喜又悲，终于到了可以随便和女孩子独处的年纪。最后，为了取得更大的自由度，索性当上宝爷了。”还有谗宗大师沈宏非沈爷，名气大得来，此处略去不表了。

本书腰封上，刘绍铭的荐语是：毛尖文字，乱石崩云，出人意表。俏皮、乖巧、风趣、幽默。经营意象，时见匠心。讽喻世情，软硬兼施。是的，这就是毛尖，知人论世通达晓畅，她说出了大众的喜怒哀乐，所以我喜欢她。

荐书

《游金梦》



作者	骆玉明
出版	复旦大学出版社
日期	2014年3月

《游金梦——骆玉明读古典小说》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骆玉明阅读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等古典小说后写下的漫谈随笔结集，读来给人一种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之感。

作者在前言中说：游戏与幻想、金钱与欲望、爱情之梦，分别是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的核心内容，合奏起来是激荡的生命乐章。在“闲话《西游记》”一辑中，作者把许多笔墨落在了八戒、沙僧、小妖等一些“小人物”身上。在《为什么是猪》一文中，作者指出：八戒岂可小觑！正是因为有了他，漫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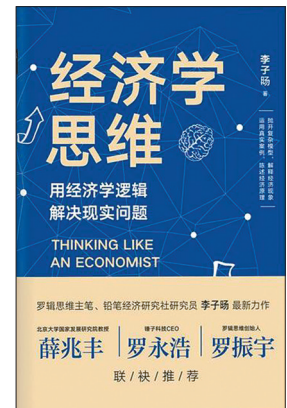
而郁闷的取经岁月才充满了智慧难分、爱恨交加的无穷尽的争执，显出鲜活红火的气象。

在“散谈《金瓶梅》”一辑中，作者更注重从细节来分析人物，让读者不时感觉眼前一亮。在《毁灭才是她的拯救》一文中，作者通过细节梳理展示了武松对潘金莲的微妙心理变化：当潘金莲举着喝剩的酒杯，看着武松道：“你若有心，吃我这半杯儿残酒。”却惹急了武松，一把几乎将妇人推了一跤。作者评这个细节时写道：推女人干吗？伸拳头干吗？终究是太紧张，好像对自己也很恼火。

而这种细致的观察在“漫说《红楼梦》”一辑中也得到延续，在《刘姥姥意味无穷》一文中，作者如此评述：在腐朽的路程中，当他们快乐地戏弄刘姥姥的时刻，有一种命运的嘲弄远落在云端，世事无常，谁才是真正可笑的呢？

(推荐书友：虞时中)

《经济学思维》



作者	李子阳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社
日期	2016年10月

证的案例，主要还是美国社会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经济现象或经济行为，在阅读过程中，总感觉离我们的本土生活还是有一定的距离，不是那么接地气。

手中的这本书，是作者近年来通过观察、思考国内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经济现象而写的读书手记，或者说观察笔记。作者试图把那些看似复杂、深奥的经济学原理，如边际效应、经济规律、市场规律、利率等，用普通大众能接受的生活化语言，并结合生活中的各种经济案例予以阐述；同时也注重把生活中的各种市场经济现象，如广告投放、产品定价促销、汽车限购、市场垄断、离职金，甚至还包括职场性别成本等问题，用浅显易懂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提炼和归纳，使我们不仅能“知其然”，还能“知其所以然”。

(推荐书友：熊光祥)

《人生整理术》



作者	(英)迈克尔·赫爾
出版	人民邮电出版社
日期	2016年12月

作者紧靠丢弃与整理，设定了11个角度：人生、自信、情感、健康、财富、成功、创造力、工作、未来、当天、碎碎念，并对每个角度做出攻略，一共63条，条条简洁实用。以人生整理为例，丢弃所有令人丧气、抱怨的负面，用提问来激励自己；丢弃对自我的过分关注以及固念，学会换位思考。在对自信的整理中，当面对挫折时，迈克尔提出要“关注下一次”，重温一个消极的回忆，不如专注于一个积极的未来。当面对痛苦时，他提出的“模糊怀旧法”实是具有建设性的理念。再看对情感的整理，迈克尔细分为三类：对友情，要丢弃他人的负面影响，重获舒适与自由；对爱情，要丢弃等待、不切实际和自以为是，邂逅与经营真爱；对亲情，要丢弃对家人的苛刻和期许，用心经营融洽关系。

(推荐书友：阿迟邦崖)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：98906429

卡尔维诺印象

岑燮钧

之前，曾读过卡尔维诺的一些小小说，觉得蛮有意思，富含哲理又不动声色。

去年中考语文试卷的阅读题就是老卡的《满足的人的衬衫》。但从答案来看，出题人对这篇小小说的理解有待商榷。所拟答案中，主张国王找到了衬衫。其实，小说结尾明明说了“这个满足的人没有衬衫”。为什么出题人有这样的理解呢？乃是因为他没有理解衬衫的内涵，以为衬衫是“满足”和“幸福”的象征。其实不然，衬衫是“移植”“满足”和“幸福”的一个媒介。找到能够自我满足的人容易，但要找到“移植”这种“满足”的媒介和方法却似乎不大可能。也就是说，别人的“幸福”终究是别人的，并不能从他身上转移到你身上来，人是孤独的，人与人之间是有隔阂的，每个人的幸福只能从自我寻找。如果能理解这一

点，才算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这篇小小说的内涵。

卡尔维诺的短篇小说也非常精彩。我曾买过他的上下两册短篇小说集，虽未全读，但有些篇章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特别是第三卷中的《一个士兵的奇遇》，写得特别细腻，可谓纤毫毕露。写出了每一时每一刻的每一个微妙的心理、每一个细小的动作，似乎可与现代记录仪相媲美——如果有这样的仪器的话。难怪老卡死后，“主刀医生表示未曾见过任何大脑构造像卡尔维诺的那般复杂精致”。我以前读卡夫卡的《地洞》时，有类似惊叹，卡尔维诺比起卡夫卡，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这“双卡”的确不同凡响。

但是，《树上的男爵》又是另一番风景。这是一部长篇小说，不以“细微”见长，而是以“虚拟”为其特色。一个人要长期生活在树上，而且12岁后从未下地，这在现实世界里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小说

不是现实主义的风格，它走的是类似戏曲的虚拟化的路子。一旦上了舞台，人可以唱，可以舞，可以水袖翻飞，可以跑马万里，也就是说，舞台是允许虚拟的。而树上，正是男爵的舞台。开始的时候，小孩子赌气爬上树，这是一种可能；慢慢地，这种可能转化为常态；随着小说的推进，读者不得不接受一个“树上的男爵”的形象。由此，也就有了象征意义。树上的生活与地上的生活形成了对照，突出了男爵的独立独行，与人世的格格不入。“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”，他的离群索居，正是他观照人类生活的一种方法。这就像人造卫星，高悬太空，才能看清地球；如我辈，只能看见脚下的土地，何曾感觉“地”是“球”呢？这是一面。而另一面是，一旦一个人离开地上的生活，他还有地气吗？不但他自身的活动大受限制，他对于人世的引领和改变，也只能局限在一个极小的范围之内，

以至于人们只把他当作一个“奇观”来看待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“追求”和“逃离”是一体两面，而“逃离”终究是有限度的，人终究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。这是一个悖论，也是“先知”的宿命。好在，男爵守住了自己的底线——绝不下地，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。最后，当他在树尖奄奄一息之际，看见一只飘过来的热气球，他像葛朗台看见银光闪闪的十字架而垂死跃起一样，竟奋然一搏，抓住了热气球垂下的锚，随之飘去，而不知所终，也算是得仁得仁，保住晚节，实现了自己的诺言。这样，就把“不可能”演化为了一种“可能”，因为这是他性格和追求的逻辑延伸——我们固然知道他飘过海峡时掉了下去，但我们不妨理解成一种“飞升”，这才无违于他的心愿。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，这是人类对自由梦想的某种程度的“写意”？小说的内涵，似乎可作如是观。

品鉴

创造、意象与精神向度

——方其军自选诗集《炊烟》读后

罗鹏飞

方其军曾在其首部诗集《一个人的诗经》自序中写道，“我对自己说，写诗不能耍小聪明、小技巧；不要玩小情调、小趣味。”后记中又说，“在今后的写诗生涯中，我觉得自己应坚持两个守护，一是守护文化，二是守护爱。”他有着遵循自定的规矩？这是我2017年春读《炊烟》的初始动因。在重物质轻精神的当下，能够

耐得住寂寞观察社会脉搏、潜下心来梳理个人情感的年轻人寥寥无几，方其军是其中之一。两部诗集中的好多作品从本地报刊崭露头角，再进入省级、国家级报刊，《诗刊》《诗选刊》上已经有他一席之地。在写诗的征途上，他一路艰辛，一路探索，厚积薄发。

2010年我读《一个人的诗经》时，曾有以下想法：方其军热爱文学是选对了路，因为文学可以滋养人的心灵；迷恋写诗是走错了门，诗歌太小众，发表的平台稀缺，书房抽屉可能是诗箱长眠的所在；在如此喧嚣的时代，竟然还有一个不到而立之年的小后生在写诗，想在如此小众化的文体中寻找出路，太冒险了；他或许是一粒在诗坛上即将破土而出的嫩芽，正在一息不停地往上拱，长期坚持，必将引起人们的关注；他诗路开阔，题材广泛，崇尚先贤，探古为乐，但写古今中外历史文化名人的诗篇较多，有借梯登高之嫌。

当我读了《炊烟》后，以往的杞人之思立刻释然了。《炊烟》分“微信时期、微博时期、博客时期、BBS时期”四辑，共96首。从创作选材上，他继续发挥文、史、哲基础知识厚实的长处，写了许多有关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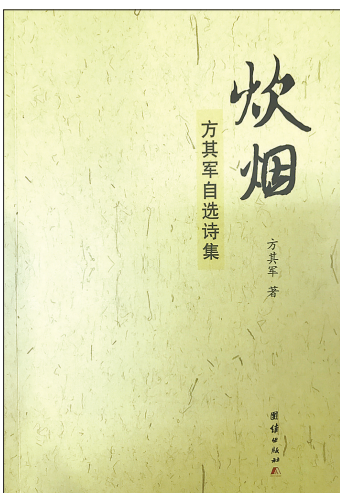
融的文化诗，同时关注当下现实生活，如《外卖小哥语录》《没有远方》《拔地而起》等诗篇，无不真切记录了时代的律动和个人生命情感的体验。

方其军是个行走大侠，身强体壮，年轻气盛，精力充沛，他追寻历史文化名人云游四方，读他的诗集，文化地标的现场感特别强。他融观察员、思想者、分析家、裁判员于一身，嗅觉灵敏。他擅长冷静思考，能与世界保持一定距离，捕捉稍纵即逝的诗意。他的阅读量惊人，中外古典诗、现代诗广泛涉猎，诗歌创作理论素养较厚，创作实践上能娴熟驾驭各种修辞，诗人的气度正在慢慢形成。

诗是用文字凝固的人性、人心、人情的特殊表现形式。诗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结合的产物，但这个“结合”难度很大。纯写实，句子像木棒，文字变秤砣，没有飞翔的姿势，读之无味，自然传播的效果相当差；纯浪漫，游离生活实际，容易无病呻吟，句子如浮云，文字似露珠，经不起阳光的照射，给人以虚无缥缈的感觉。《在医院遇到受伤的常美丽》《杀牛》等诗篇是虚实结合、分寸把握得很好的佳作。“用铁箍套住它的头/接上电线/一插上电

源它就毙命……用榔头吧，对准它的脑门……用刀直接割断它的脖子就行……麻雀般的几堆人/讨论怎么杀掉一头牛/出第一个主意的是赵电工/出第二个主意的是张屠夫/出第三个主意的是孙屠夫/牛，安安静静地站在那儿/它给他们都耕过田/最后那句狠话是它的主人说的。它没有逃/它喘出的气是一片雾/它在怀念田野/唉——满眼热泪。”这首《杀牛》融怜悯、焦虑、无奈、纠结、从容、意外、回报、残酷诸情感于一体，颇见作者的功力。

优秀诗作无不遵循“因时而兴，乘势而变，随时代而行，发时代之先声，启智慧之先河，与时代同频共振”的节奏，在我非常有限的读诗视野里，发现诗人洞悉社会离不开三副眼镜：望远镜、放大镜、显微镜。其实，生活中无处不产生诗，古人说：“目所不见，非无色也；耳所不闻，非无声也。”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披沙拣金的诗心、诗情、诗意、诗魂。最近央视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引发的“诗歌热”，是我们共同期待的，因为完美的生活不单单追求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、孩子、妻子，还应当有追求诗意的精神向度。生命在活出长度的同时，还要活出深度和厚度。



文学港

2017年第4期

好看	坚瓠里的思想(随笔)	陆春祥
	自由洒脱的笔记(简评)	南志刚
小说	木鸟(短篇)	叶勤
	天色(中篇)	马震宇
	河里漂来沙地西瓜(短篇)	角落
诗歌	丝绸之路(组诗)	叶舟
	我的河西镇(组诗)	柯荷
散文	诗经里的董菜(上)(甬城笔记专栏)	柯平
	快手的手(外二题)	韩赛飞
评论	得来全得费工夫	刘向东
主办单位	宁波市文联	宁波日报报业集团